

## 我曾经开车床

燕南 2017.8.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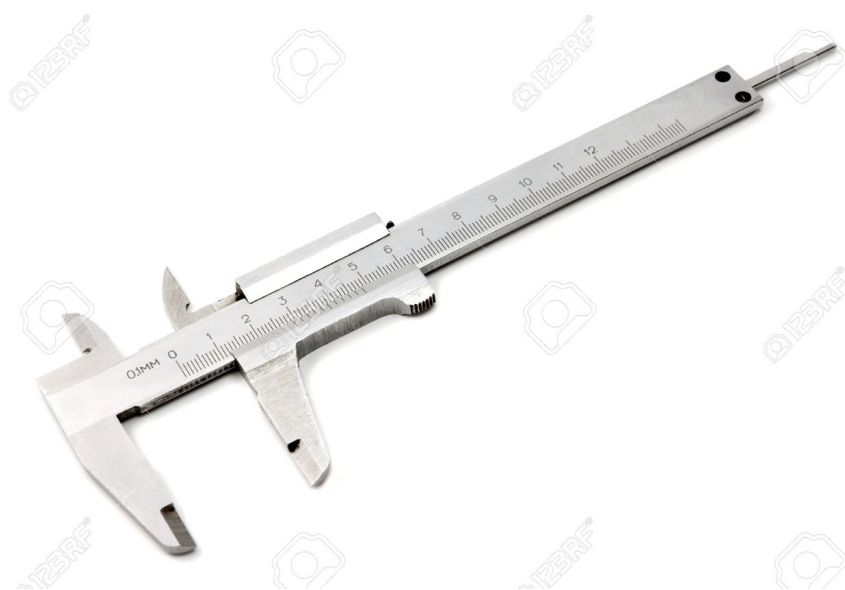
1975年我在龙海白水中学任教。学校里来了“贫下中农宣传队”，还分配来几个“工农兵学员”。白水中学当时没正校长，龙海一中团委书记出身的高港泉担任副校长，他和农宣队和工农兵学员们关系搞得特别好。不久，农宣队队长的外甥（或侄儿）就进校当民办教师。民办教师工资比代课老师工资低，高港泉就让他以民办老师身份拿一位代课教师的工资，而让该代课教师拿民办老师的工资。那个年代，有工作就很好了，谁敢计较？

高港泉算是我的老师。他高我二届，高中毕业后留校教体育。后来，他搞团的工作，还兼管学生。记得清早时他带寄宿生们在大操场跑步。也记得他跟同学们说，如果学生坏，朱校长一个纸条就可以送去劳改的，等等。（另见：中学六年：

<http://yannan.us/watery/shima/school/hi-school-txt.htm>）

1975年正是“四人帮”横行的年代，臭老九不值钱，知识不光荣。于是，当学校决定买车床办厂支农时，我就跟李水成老师要求，让我这个有钳工基础的人去学开车床。卖车床给我们的漳州工厂应许替学校培训一名车工。我去工厂跟车工师傅学了一个月，学车床操作，学磨车刀。我们买的车床是当时的基础型，远不同后来的数控车床。基础型的车床动力和速度的调整全靠三角带拖动沉重的，数量不一，大小不一的轮盘。当时农村用的打谷机不仅是手动的（脚踩），而且没用滚珠轴承。我的任务就是往打谷机的铸铁轴钻孔，用“紧结合”的办法套进滚珠轴承。“紧结合”能否成功，取决于轴孔的孔径是否精确到微米。松了滚珠轴承会空转，紧了滚珠轴承会涨破铸铁轴。我自小喜欢动手。文革时在福州又跟朋友万慕适学了不少钳工技能。依靠精密工具，依靠细心和钻研，我没有车坏过一个部件。

印象深刻的是当时物质的匮乏和流通的不流通。钻头是无法在商店或工具店公开买的。买钻头只能到“物资局”去。那里货品没有开柜，不能见面，而且只能凭批条或关系才能买到。我原来的一个英语学员张光旭在漳州华侨大厦开车。他就让他们的采购大伯带我去。采购跟物资局的人说，我是他们小车班班长介绍来的。于是我开条买到一根钻头。付款也不收现金，必须用教育系统的结算凭据。唉，那个经济停滞万马齐喑的时代。



不过，我开车床没有开得很久。有一个和高港泉关系好的工农兵学员把车间钥匙要去了。那个人第一次开工，就把六七十块的卡钳（见图）打飞了。学校叫我把卡钳送去漳州修，花了一星期，十五块。